

雨果奖星云奖桂冠作家力作



世界科幻大师
SFW科幻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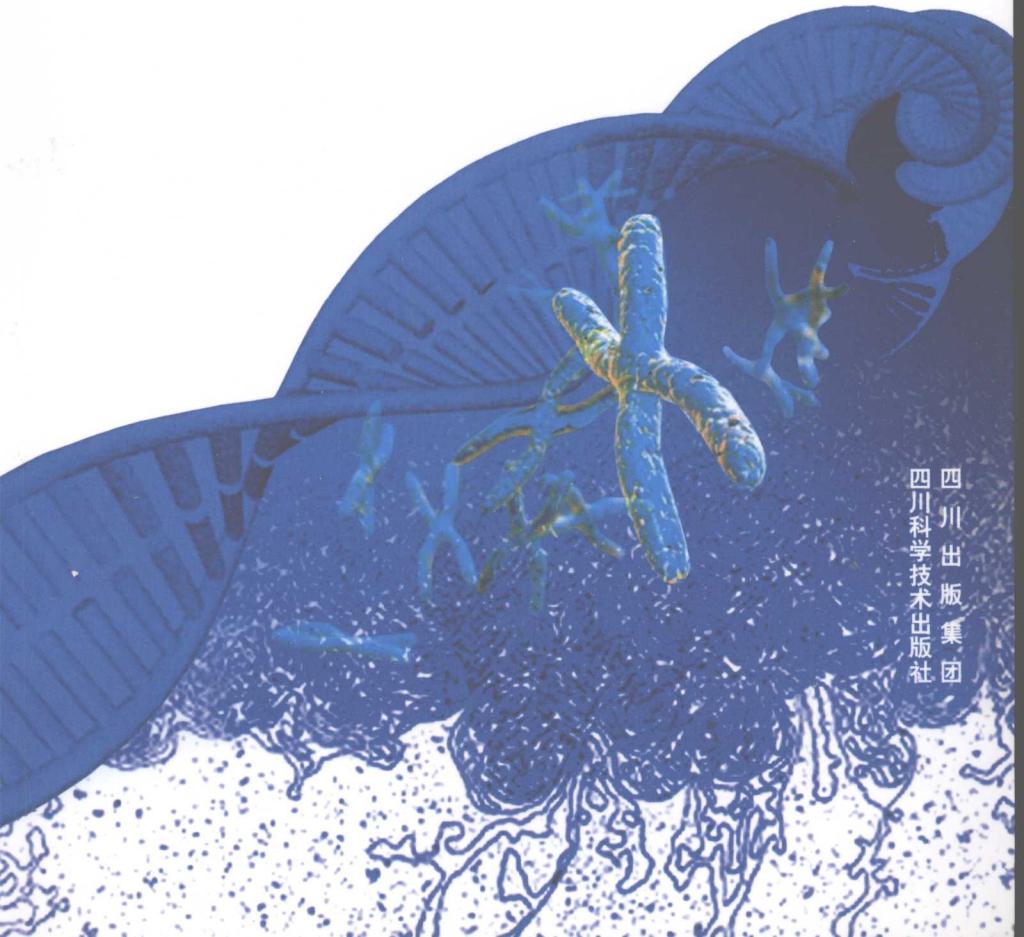
BEGGARS AND
CHOOSERS

《西班牙乞丐》三部曲之二

乞丐与选民

Nancy Kress

[美] 南希·克雷斯 著
鲍敏 朱梅 赵朝俊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乞丐与选民

[美] 南希·克雷斯 著

BEGGARS AND
CHOOSERS

鲍敏 朱梅 赵朝俊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BEGGARS AND CHOOSERS by NANCY KRESS
Copyright: © 1992 b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VICINANZA,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乞丐与选民 / [美]克雷斯 著； 鲍 敏 等译.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8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6292-2

I. 乞… II. ①克… ②鲍…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6037 号

图进字 21-2005-172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乞丐与选民

著 者 [美]南希·克雷斯
译 者 鲍 敏 朱 梅 赵朝俊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程蓉伟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11.75
字 数 230 千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7 年 8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ISBN 978-7-5364-6292-2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我的无眠梦想

〔美〕南希·克雷斯

羡慕的竟然是丁玲书中描绘的空洞虚妄而令人绝望的千人尖端——！

中山先生那句“天下为公，中国为家，社会为公，大众为本”的豪情早已经随着中山先生的逝世一去不复返了。孙中山的遗志，因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的坚持，中山陵的建筑者们，虽然在孙中山的陵墓上刻上了孙中山的名字，但孙中山的遗志却因孙中山的逝世而被埋葬了。孙中山的陵墓，因孙中山的逝世而被埋葬了。

《西班牙乞丐》的首版时间是在 1993 年，但其创作灵感的历史渊源却可以追溯到很早，一直到我的童年时代。

不同的作家因不同的原因而提笔，著名作家海明威的经典名言是——“为了名声、荣耀、金钱以及所爱的女人”而写作，但实际上，他的写作原因并不仅限于此，被他漏掉的动因之一便是“羡慕”。

我是一个睡眠较多的人，对于那些睡眠较少的人总觉得特别羡慕。回想孩童时期，在朦胧的睡眠中，大好时光悄然流逝；少女时代，因为太好睡，错过了许多快乐的“睡衣晚会”（译注：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小女生聚会，在其中一个人的家中聊天、玩乐，然后睡觉）；成年后，我所有的时间要在工作、照顾小孩、洗衣做饭，以及社交活动中做出平衡。通常情况下，我最多也只能熬到凌晨两点。由于需要比别人更多的睡眠，我觉得自己每天比别人少活了两个小时，五十年加起来等于少活了四年！因此，我心中时时萦绕着一种羡慕之情。

因为羡慕，我用我的笔创造了从不需要睡眠的人，

一些异于我们的人！而我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获得了感同身受的美好体验！

我最早创造的无眠者形象是在 1977 年写的一个短篇恐怖小说中，小说里的无眠者是自发性基因突变现象的产物，一群迷失在大山中的登山者。那篇故事遭到了科幻出版界几乎所有编辑的退稿（在我将稿子辗转寻求发表的过程中，由于编辑人员调动的原因，我的稿子在罗伯特·西尔弗伯格的手里甚至被退稿两次），而我当时只是一名初出茅庐的作者，没有那个能力去客观地评估自己的作品，只觉得这篇故事大概是推销不出去了，于是只得将它束之高阁。

五年后，我又做了一次尝试。这一次，故事里无眠者的基因突变是有意为之，由一位疯狂的科学家创造出来，最后他本人也死于自己的实验中。这有点像一出情节剧，又有点虚无。这篇小说遭到了同样的厄运，一次次被编辑给退了回来。

1990 年，我准备做第三次尝试，对于那些不睡觉的人的羡慕仍然是一个很强烈的动因。这时我的境况有所改变，我已是一个全职作家，孩子们也都长大了，青少年形象占据了我的头脑。最后，我的兴趣落在了探索科学的发展是如何创造出无眠者上（不再是疯狂科学家在地下室里搞出来的那些东西了）。

于是，我的中篇小说《西班牙乞丐》就这样诞生了。虽然这部小说同时获得了星云奖和雨果奖，但我一直在想，蕾莎的故事只是一个开始。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因此，我开始做进一步的探索。我一直在思考，基因改造创造出来的在各方面都占据优势的无眠者，对美国经济势必产生长期的影响，必将使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益明显。在《西班牙乞丐》中，只要在试管里改变为数不多的几个基因，就可以造就出天才的无眠者；而在现实中，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但自 1990 年以来，我们离这个目标已经越来越近了，基因工程正在成为现实，但许多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去认可它，更遑论接受它；另一方面，基因改造也像被放出魔瓶的妖怪，一旦被释放出来，就无法再将它收回去了。我们现在已经

知道如何操纵和改变人类基因，毫无疑问，我们将会付诸实践。在世界各地——美国、中国、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的实验室所进行的实验让我们对人类基因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中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在这方面同样做出了令人振奋的努力和贡献。在对待我们人类自己基因组的问题上，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约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

在我的《西班牙乞丐》的两部续集——《乞丐与选民》和《乞丐的愿望》中，对于改变人类基因的探索穷尽了我的想象力，然而即便如此，也难以接近和涵盖未来几十年里基因工程将给我们带来的令人振奋、震惊和争议的种种变化。我只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亲眼目睹这些变化，并继续以其为题材笔耕不辍。

之所以羡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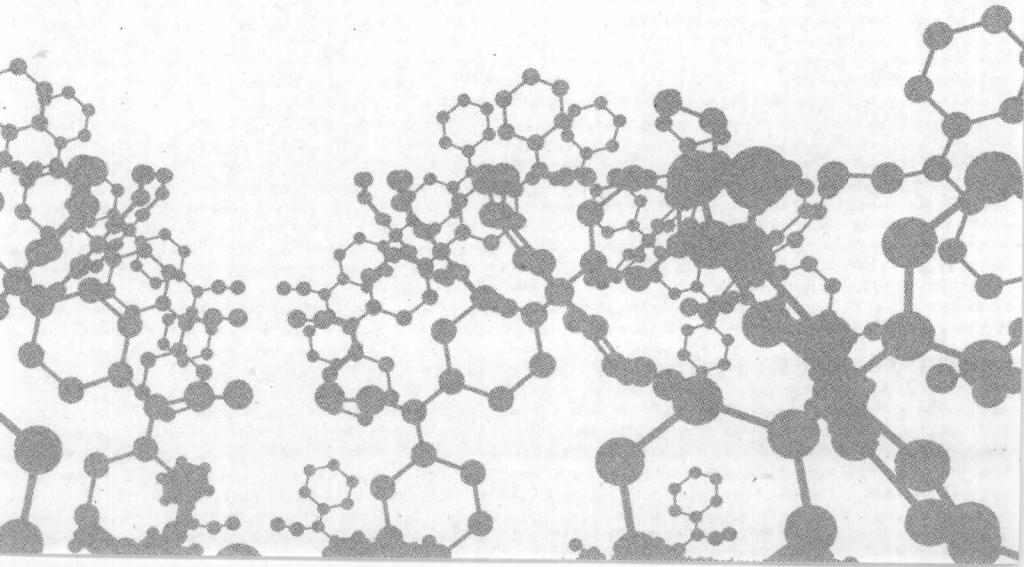
有些东西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

2007年7月于家中



目
CONTENTS
录

序 幕	1
第一卷	5
第二卷	99
第三卷	201
第四卷	333



序 幕

紧急呼叫的铃声在空荡荡的后台化装室内突然响起。这里只有德鲁·阿伦一个人。他把头伸向化装桌边的全息终端，屏幕扫描核实了他的视网膜之后，蕾莎·卡姆登的脸立即显现在上面。

“德鲁！你听说了吗？”

这是个坐在动力轮椅上的男人，虽然双腿瘫痪，但上身肌肉相当发达。他转回头，继续往眼睛上涂抹化妆品，然后将身子凑向梳妆台的镜子，审视着自己的面孔，同时问道：“听说什么？”

“你看了六点新闻吗？”

“蕾莎，我十五分钟后要上台演出，没有时间听任何东西。”他听到自己的语调有些粗声粗气，不过希望她没有注意到。

“米兰达和那些无眠者……米兰达……德鲁，他们居然造了一座岛屿，就在墨西哥海滨附近。他们利用纳米技术和海水中的原子，几乎在一夜之间便造出了那座岛！”

“一座岛屿？”德鲁重复道。他对着镜子皱起眉头，一面擦拭脸上的化妆品，然后又伸手涂抹了更多。

“并不是漂浮的建筑，而是一座真正的岛屿，岛身与大陆架相



接。你知道这件事吗？”

“蕾莎，我十五分钟后有场音乐会……”

“没错，我知道你有演出。可你肯定知道米兰达在搞什么名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德鲁把自己的动力轮椅转了个方向，面对着蕾莎。金色的头发、碧绿的眼睛、被基因改造过的完美肌肤，蕾莎看起来三十五岁光景，但实际上她已经九十八岁高龄了。

他说道：“为什么米兰达没有告诉你呢？”

蕾莎的表情镇定下来，“你说得对，确实应该由米兰达来告诉我这件事。但是她没有，她有很多事情都没告诉我，不是吗，德鲁？”

德鲁沉默良久，然后才轻声说：“想置身于变故之外绝非易事，对吗，蕾莎？”

她以同样轻柔的语气说：“你终于等到时机来跟我说这话了，德鲁。”

他转开目光。在这空旷的大屋子里，什么东西在角落发出沙沙声，可能是老鼠，或是某个出了毛病的机器人。

蕾莎说：“他们打算搬到那座岛上吗？所有那二十七个超级无眠者？”

“没错。”

“就连科学院里也没人知道纳米技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别人也没办法把纳米技术提高到这种水平。”

蕾莎说：“他们是不是不打算让我也到岛上去？”

他听出了她的言外之意。蕾莎在无眠者中是第一代，他们这代人都无法掩饰自己的情感，不像米兰达那一代，可以掩饰所有想掩饰的东西。

“是的，”德鲁说，“他们没打算请你去。”

“他们打算用特里·姆瓦卡贝的发明来构建岛屿的防御系统，

在所有的非超级无眠者中，只有你一个人有机会知道他们要在那里干些什么。”

他没有回答她。一个负责演出的技术人员从门口探出脑袋，“还有十分钟了，阿伦先生。”

“好的，我就来。”

“今天晚上观众很多，都挤得水泄不通了。”

“好的，谢谢你。”

那个技术人员把门关上了。

“德鲁，”蕾莎说道，她的声音有点颤抖，“我把你当作自己的儿子，同样，我将米兰达视为自己的女儿……她究竟打算在那个岛上做什么？”

“我不知道。”德鲁说道。他这是在撒谎，“蕾莎，九分钟后我就要上台了。”

“我知道，”蕾莎不耐烦地说道，“我知道，你是清醒的梦想家^①。”

德鲁又凝视着她的全息影像：永葆青春的容颜，碧绿而又带着疑惑的眼睛。在他的世界中，她曾是最重要的人；在外面的大千世界里，她照样卓尔不凡。但现在，她不知道，她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是的，”他说道，“你说得对，我是清醒的梦想家。”

全息控制台的图像消失了，他继续为表演做准备。

^①又称“清明梦幻家”，意思是在梦中可以保持清醒、并且知道自己正在做梦的人。



第一卷

2114年7月

“对人类自身及命运的关注，必将成为所有技术事业的主要关注内容。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的科学思想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于 1931 年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演讲



第一章

黛安娜·科温顿：旧金山

对于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无论拥有什么都不能使自己满足。这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不是吗？当然，在这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一无所有反而会让我们心满意足。甚至连生活者都对生活心怀不满，他们一直在抱怨自己过着的“优哉游哉的贵族生活”实际上是多么悲惨。“是的，非常正确。所有人对此都再明白不过。”我们这些顽固者总是能随时随地对事情感到不满。每天照镜子，我们就感叹：

我的智商不如保罗那样高，那样有潜力。

我的父母不如亚伦的父母有钱，可以负担起他那样的基因改造的开销。

我的公司不如克伦的那间规模大。

我的皮肤不如吉娜的细腻好看。

我的选区中的选民要比卢克的支持者更难伺候。难道那些吸血鬼一样的选民觉得我是由钱堆起来的？

我为宠物狗做的基因改造不如斯蒂芬妮的好。

实际上，确实是斯蒂芬妮的狗让我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的生





活——我知道这听起来有多荒谬。不过，这倒与我去基因标准事务局工作无关。为什么不从斯蒂芬妮的狗开始讲起呢？这肯定能给故事增添一些讽刺色彩，作为我几个月的谈资。

不过，当然还要看是不是还有人会和我一起出去吃饭。

而无论故事多么可笑，最后总会变得索然无趣……

七月一个周日的上午，斯蒂芬妮把她的宠物狗带到我在“湾景”安全小区的公寓来。周五的时候，我从奥克兰生物市场买回许多盆鲜花，它们的枝叶像瀑布一样从六楼屋顶的扶栏上优雅地垂落下来，炫目的蓝色变化多端，有深蓝色、淡蓝色、海蓝色、天蓝色、青蓝色、亮蓝色、蔚蓝色……我靠在屋顶平台的躺椅上，吃着茴芹饼干，欣赏眼前的花朵。基因天才们对这些植物进行了改造，使每朵花都变成了一个柔软的棒状物，这些骚动不安的小棒末端呈半球形，而且花朵的花期很长，这让我的阳台仿佛布满了一根根植物的生殖器，松弛疲软，泛着蓝色。大卫搬走了，就在一个星期以前。

“黛安娜，”斯蒂芬妮在门外喊道，“开门，开门。”我那两扇敞开的法式门之间，Y能量防护场还在起着作用。

“你怎么进到我公寓来的？”我问她，心里感到有些恼火。我并没有把我的安全钥匙给她，对于她这个人，我还没有喜欢到任其登堂入室的程度。

“我破译了你的安全钥匙的密码。我想你应该知道吧，警署的保安网络里有每一家的密码。”斯蒂芬妮是一个警察，不过不是和那些生活者一起做地区巡警那样又累又脏的活儿，我们的斯蒂芬妮可不是这样简单的人物。她拥有一家公司，专门提供巡逻机器人，用于保卫小区安全——机器人是她自己设计的。她的公司业绩相当优异，和旧金山市内难以数计的小区都签订了商业合约，不过不包括我所在的小区。从她口中得知，我的密码保存在机器警察的监控网络里，这确实对我有所刺激；但她的所作所为却显得不那么

光彩，因为我这个小区的保安机器人并不归她的公司管辖。

我仰靠在躺椅上，伸手去拿饮料。离我最近的花朵似乎有点不安分，它急切地等待着我手指的触碰。

“你让它们勃起了。”斯蒂芬妮边说边穿过法式门走了进来，“哈哈，茴芹饼干！不介意我给卡特思喂一片吧？”一只狗跟在她后面，正从公寓的荫蔽处走出来，眨巴着眼睛，适应着明亮闪耀的阳光。很明显，这条狗接受了非法基因改造。基因标准事务局可能允许对花朵进行异想天开的修修补补，但肯定不准对比鱼类更高级的动物进行基因改造。有关的条款非常严密，许多法庭案例都可以证明法律是多么难以通融。在这些案例中，违法的不轨之徒都被处以高额罚金，使得法令愈加彰显严明，令人不敢越雷池一步。任何基因改造都不得带来伤痛，不得用于制造武器，“不能改变生物的外部特征，也不能改变基本的内在功能，不能使该生物明显有别于其同门同类的其他品种。”对于斯蒂芬妮养的这条柯利牧羊犬来讲，它可以慢慢踱步，也可以单腿跳跃，这都不违法，但它看起来得同神犬拉茜^①一个模样才行。

同时，基因改造永远、永远、永远都不得具备可遗传性，没有人希望再看到和无眠者类似的事件发生。就连我的花都是不会繁殖后代的。而接受基因改造的人类，也就是我们这些顽固者，都是被后天单独改造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个有序的世界正常运转。最高法院执行官理查德·J·米里奥在论述大众对林贝克夫的基因标准事务局的观点中提到过这一点：人类不能被改造得超过人类对自己的认知，失去我们认为是人所具有的基本属性。两只手、一颗头颅、两只眼睛、两条腿、一颗起重要作用的心脏，必须要呼吸、吃喝拉撒，这些都是人永恒的本性。拥有这些，我们才之所以为人。

^①热播同名电影及电视剧中的主人公。



然而在此刻，斯蒂芬妮——按理说她是一个执法者——竟然和一只粉红色毛皮的小狗一起站在我公寓的平台上。那畜生的模样严重违反了基因标准事务局的《基因法》，足以为主人招来牢狱之灾。卡特思有四只招人喜欢的粉色耳朵，每只都耸得高高的；一小截兔子尾巴似的粉色尾巴，一双巨型棕色眼睛，身材大概是普通牧羊犬的三倍。公正不阿的米里奥如果看到这只狗肯定会愁得不得了。可悲的狗。但它太招人喜欢了，看起来又是那么脆弱，易受伤害。我还是想踹它一脚。

或许它的创造者正是想把它弄成这副可怜相——这种想法也是违法的，任何改造都不能给被改造者带来伤害和痛苦。

“我听说大卫搬出去了。”斯蒂芬妮边说边弯下腰，给那只打着颤的粉皮狗喂茴芹饼干。听她提到大卫，我的心不禁一颤，但我还是暗自劝解自己：得了，这算不了什么。要知道，我的生活中从不缺少这样的刺激。斯蒂芬妮和卡特思，只是一个女孩和她的狗——一只经过非法基因改造的宠物。我不知道斯蒂芬妮是否明白“卡特思”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猫，当然，我想她应该知道的。

“大卫是搬走了，”我点头，“我俩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

“那么以后的路上，又会是谁陪伴你呢？”
“没有谁。”我没有理会斯蒂芬妮，轻轻啜饮了一口饮料，“我想独居一阵子。”

“真的吗？”她抚摸着一朵碧绿色的花，松软的花轴和花瓣轻轻缠绕着她的手指。斯蒂芬妮微微一笑，“真令人遗憾啊。对了，上次在保罗的派对上，有个经销软件的德国人同你聊了很久，你觉得他怎么样？”

“你的狗很有意思呢！”我意味深长地说，“你是个警察，养的宠物却如此不合法。”

“但是它太可爱啦！卡特思，跟黛安娜说‘你好’。”